

續儀禮徑傳通解 共上 十八

庫文閣内			
二 七 四 函	一 〇 架	五 八 九 八 冊	漢 書 類

漢書門			
三 二 冊	一 二 架	五 八 九 八 函	漢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898
冊數	32 ( 30 )
函號	274 77

共三十二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八

祭物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佐助也○疏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

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

幣立小祀用牲

牲音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

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兩師山川百物○疏曰此則佐宗

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禮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

帛牲牲之等又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

直據天神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

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

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

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祀中不言

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師兩師山川百物者此

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按具之山川

百物就足先鄭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

言宗廟次小祀者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言宗廟小祀者宗廟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八

卷第二十八

一

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也亦有玉帛牲亦華有禮禮之玉  
 牲也宗廟中無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足有禮神之玉  
 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玉帛日星  
 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  
 直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  
 祈珥當為珥玄謂祈當為進禱之職珥當為珥禱者象禮之事  
 雜記曰成廟則蠶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  
 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  
 則是禱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  
 官兆始成時也春秋傳十九年夏邾人執郕子用之傳曰用之者  
 何蓋叩其鼻以珥社也○到若生反○疏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  
 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  
 其到珥謂蠶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到用羽牲即曰珥又曰云序第  
 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  
 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  
 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珥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  
 之也玄謂祈當為進禱之職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禱鄭以為  
 沐而飲酒曰禱彼禱為禱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  
 為珥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為之也  
 云雜記曰成廟則蠶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  
 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  
 其珥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  
 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禱謂羊血也者鄭既

引雜記之珥欲破經珥及子春珥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  
 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為之以證珥義也其祈字猶不從  
 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到珥則奉大牲毛牲曰到羽牲曰珥此  
 到珥正字與若然到既正字而讀從進禱者且從故書幾音耳至  
 士師別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 ○小宗伯掌五禮之  
 別之者謂證珥是取血以蠶之事○春官

**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  
 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  
 四數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  
 八豆九俎其餘尊魯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

**辨吉凶之五服**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

**車旗官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曰云吉凶之五  
 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官室之禁者

謂若典命云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  
 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官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又  
 曰案尚書云五服五章才鄭注云寸二也也七也五也三也又  
 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  
 而下等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以爲王及公大夫士  
 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爲王及公大夫士  
 之服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大夫士  
 數服爲五即知古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爲五也○同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 家語傳註 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

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家語作犧牲在也○疏音育○事類賦

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王制○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日祭祀之式

式謂用財之節度○疏曰式謂依常多少用財法也一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三曰器貢七曰服貢鄭司農云祀貢屬牲

之器服貢祭服支謂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服貢屬絲紵也○疏曰

云致邦國之用者謂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

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國朝而貢與此

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平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

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又曰

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案禮記禮器云三牲魚腊芼

之美物故知祀貢有犧牲也案禮記禮器云三牲魚腊芼不入王祭

不共無以縮酒故知祀貢有包茅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因

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云

服貢祭服者後鄭亦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

貢不得有成服○天官

○大行人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男服三歲壹見其

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祀物犧牲之屬器物尊彝之屬

古曠反○疏曰玄謂器物尊彝之屬者案大宰云器貢尊彝之屬

者先鄭以為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為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

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為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

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成器故為尊彝解之

知因朝得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太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

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責之分

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成器○秋官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

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郊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

侯制者定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

受朔日則諸侯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  
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稅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  
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者是積財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  
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案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  
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于象魏者小宰職  
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月令  
**大府凡頒財以式**  
灋授之財衆穀也○疏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  
大宰斂財賄一也云以式法授之者謂以舊法式多少授與九式  
也知財得爲泉者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是也知財  
中一穀者喪大記云納財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都五百里賦口  
朝一溢米米即是穀也  
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  
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遂師之職亦云以  
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又曰入其所分穀物  
以當賦泉之數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疏曰邦都之  
賦者其國中四百里外五百里中有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  
爲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案大府云  
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  
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入功各別賦爲口泉  
也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  
十以爲算故鄭於此注亦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及遂師職者欲見征賦爲一  
皆是口率出泉破司農爲地稅也云以當賦泉之數者以經云頒

財財即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若漢法人百二十云待猶給  
也者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大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  
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爲給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以  
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當此九賦又與大宰九賦一也故云  
九賦之財給九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式也○天官  
**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施  
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以其衆官共故經云  
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又曰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  
式曰祭祀之式云戒具戒官有事所當共也者此七事在大宰八  
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  
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云施舍不給役者上六聯  
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是也  
**○外府凡祭祀**  
**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 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  
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齋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  
或○疏曰祭祀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  
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齋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  
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又曰問幾月之齋者案聘禮記使者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  
剗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巳是其問幾月之資鄭司  
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者齋資義一何得言禮家  
定作資故後鄭不從齋資兩字直是齋次爲聲從貝變易耳  
義豐經傳通疏

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杪也○度大各反○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

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

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為出量音亮○出謂所當給為○疏曰出謂所當給為者

數之劫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疏曰知用今年一歲

一歲之劫也又知劫為什一者以劫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

劫也又知劫為什一者以劫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

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

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二年儲喪用三年之劫喪大事用三

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疏曰暴是殘

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王制○

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

其牲日五帝摠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問卜不饒富之

神有種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摠一卜而已

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曰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

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

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

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

其祿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祿

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

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祿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摠祭

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

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摠畢配以文武祭報其○泉府凡賒者祭

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曲禮下

祀無過旬日鄭司農云賒賁也以祭祀故從官賁買物○疏曰

先鄭之意以祭祀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地官

右祭用總要○傳孟子曰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

練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盛音成練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

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故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

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

夫人副禕受之練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練以為黼黻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

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滕文公

下○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

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域之別名

五

在荒祭公謀父諫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主卿士謀父

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

甸京邑在其中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

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牙里之內謂

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

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襄

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是也周禮亦以蠻服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

為要服足以相充矣侯服侯服之外方五百里之

諸侯之近處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歲一來見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

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蠻夷要

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蠻夷要

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

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戎翟荒服戎翟

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去王

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五百里為

藩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

常之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

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

歲以所貢助祭於廟季經所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

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服六歲一見荒服者

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日祭祭

祭於祖考謂上月祀月祀會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壇終王

食也近漢亦然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邦甸之內有

終謂世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邦甸之內有

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邦甸之內有

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有不祀則脩言言號有不享則脩

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言號有不享則脩

文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有不王則

脩德遠人不服則脩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

不至則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不貢

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不貢

王謂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

伐不也遠者卑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

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若不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以其職謂其嗣子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王以其寶來王也

服之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

○齊桓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共音恭縮所六反○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濯之

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菁子丁反

匭音軌○疏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

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

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與云蕭字

或為蕭舊讀為縮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

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社用彼鄭與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

茅則以菁茅為一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

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

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

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蠶

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

婦始蠶于北郊者內宰以仲春二月詔告也告后帥領外命婦諸

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於北郊云以為祭服者禮記祭

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為

祭服也又曰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案禮記祭統云天

子親耕于南郊鄭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于

北郊純陰為尊也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案月令三月后妃親

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案馬質云禁原蠶者彼泚天文

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

故此亦仲春始蠶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

生之故設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內人主謂九御○疏

文有異也冬內宰則會計內人女御之稍食稍食則月請是也云稽其功事

者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又曰知內人  
主是女御者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御之佐后而受獻功者  
事齊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  
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蒸而  
疏曰佐后而受獻功者謂內宰佐助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  
布帛等云此其小大與其麤良者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  
者則麤惡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為義也云而賞罰  
之者良則賞之麤則罰之以示懲勸也又曰鄭知獻功是九御之  
屬者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九御之屬可  
知司農云蒸而獻功謂冬獻功立引典婦功職秋獻功不從先鄭  
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  
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天官  
○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



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鄉許亮反觀古與反省所景

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雷養蠶也雷養者所卜夫人  
與世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  
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  
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去起呂反組音祖紉音旬○  
疏曰若尋常養蠶也暫示法而巳雷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義  
不當雷養蠶也暫示法而巳雷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義  
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雷養蠶也祭義又云夫  
人禘副而受之言副禘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  
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禘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  
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法副禘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  
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  
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焉特云  
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  
證躬桑之事案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  
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  
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  
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  
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  
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則未出嫁者不在  
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  
執養官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

謂外內子女執養官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官之事云  
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為飾之事故  
禁之以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恭○  
示法也效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疏曰登成釋○孟夏

登成也效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疏曰登成釋○孟夏  
誌文以分繭稱絲是課効其功故云以勸戒之○月令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

之服命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  
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疏曰內命婦獻繭於后妃者  
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  
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入  
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  
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  
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  
所以唯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  
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  
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  
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  
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  
案泉府云凡除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  
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寸一等限齊同故云

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

賤者桑少為皆計黼為稅十一之稅○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象

文章必以灋故無或差貸○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象

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采五色者鄭注舉陶謨曰黑黃蒼赤

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黑黃蒼赤

莫不質良毋敢詐偽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月○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盟中之

令就○依於豈反○疏曰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

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

須絲為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

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又曰云以給衣服

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

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商書云麻冕黼裳之類

云冕者釋經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盟

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盟

中者亦釋經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盟

斧於楫上及納黼丹朱之類也云白與黑謂之黼者緝人職文云

采色一成一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弁師○司服掌王之吉

十二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一就也○天官

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之事衣服各

目王吉服有九太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平是也辨其

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去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平之

事者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

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三之前不窟至諸整饗射饗食賓客與諸

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衮卷龍衣也鷩禪衣也毳屬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

十二章辨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

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緝或作箭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

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

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

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

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豹諸

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

凡三也玄者衣無文采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

裳○整直劉反或音曹爾居例反整張里反刺七亦友劉七

裳畫整專有罕賣

卷之二十一

九

○疏曰王之吉服并下韋弁服皮弁服冠弁服三者亦走念  
 祭服且言六矣云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為一之  
 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與不言者  
 也冕名雖同其流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諸公謂后  
 大正之前不窳至諸蓋者但后稷繼是公不為王要周之  
 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後特尊之與先王同是  
 書武成云先王禋那啓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  
 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窳后稷子諸蓋大王父二之  
 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奪子不窳立不窳卒子鞠立鞠卒  
 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雙榆立卒  
 公宣父則大王宣父也公祖類即細亦曰諸蓋也大裕於  
 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中庸注云先公組紺  
 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天作詩注云先公  
 不窳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注云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  
 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禋祠烝嘗是四時常祭  
 中言后稷天作詩是禘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  
 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三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  
 服驚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驚  
 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  
 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已下為  
 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  
 司農云

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羔裘然則凡祭之皆  
 同羔裘於司裘也云裘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裕讀其通  
 則白裘故先鄭裘卷并言之也云驚禪衣也者秦禮記曾子問云  
 諸侯禪冕觀禮侯氏禪冕鄭注云禪之言埋也天子大裘為上其  
 餘為禪若然則禪衣自裘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驚為禪衣其言不  
 足矣云毳罽衣也者秦爾雅云毛毳謂之罽則續毛為之若今之  
 毛布但此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辨欲觀焉  
 不從也立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辨欲觀焉  
 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  
 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  
 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績也宗彝者  
 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可知若  
 然宗彝之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  
 則因號虎彝為宗彝其實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  
 為一章也虎取其威猛雉取其有智以其叩鼻長尾大雨則懸於  
 樹以尾塞其鼻是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  
 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  
 近亦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黼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  
 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  
 寫上為繡鄭君讀希為希繡也謂刺繡為繡次但裝主陰刺亦  
 是沈深之義故裝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蟲草  
 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績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  
 以尊之為證也華蟲名驚者以其頭似驚以有兩翼即曰鳥以其  
 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故章則曰雉故鄭注云

二文不同故云義當作縞為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  
 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  
 意虞時無有日月星畫於旌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  
 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  
 彼三辰則此日月星旂旗者謂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月  
 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旂旗之意也云而冕  
 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云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  
 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  
 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龍也若不登火  
 在於宗彝上則義是六章之首不得以龍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  
 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  
 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耦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  
 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  
 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冕  
 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  
 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繡於裳而  
 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大冕皆然故云凡以該  
 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  
 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  
 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

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則玄端素端齊側皆反注

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  
 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  
 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  
 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  
 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為札  
 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  
 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襜褕者為  
 玄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  
 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  
 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禱音儒屬音濁廣古曠反上時  
 掌反○疏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  
 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  
 差次如之上得簪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  
 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  
 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  
 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  
 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性上加爵弁

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助君視朔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  
 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總服故與增之  
 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  
 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又曰云  
 自公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  
 公衮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會子問云諸侯  
 禘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  
 禘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申冕服可知故鄭  
 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  
 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  
 已也案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  
 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  
 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  
 廟中得用衮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云  
 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駢  
 牝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駢牝則其服宜用  
 驚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  
 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  
 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  
 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  
 皆用玄冠玄端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  
 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

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  
 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  
 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  
 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  
 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  
 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  
 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  
 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皮  
 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曰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  
 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  
 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  
 據為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  
 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  
 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  
 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  
 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  
 士亦如之又加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士齊有素端  
 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  
 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  
 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  
 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  
 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裘有禱裳者為  
 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  
 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三尺二寸而屬幅是

黃表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  
 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  
 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  
 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袂尺  
 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  
 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此亦  
 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袂侈少半主婦衣緇衣亦  
 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有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  
 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  
 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  
 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鶩毳毼毼以下皆  
 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  
 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  
 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共其  
 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  
 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皆當奉衣  
 服而送之於王王服  
 之以祭祀○春官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黑舄赤纁  
 黃纁青舄素履葛屨總於力反句音劬又姜臉反○履自明矣必  
 連言服者著履各有履也復下曰舄禪下曰  
 履古人言履以通於履今世言履以連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履有  
 舄禮曰夏葛屨冬皮履皆總純禮家說總亦謂以采絲縹其下  
 玄謂凡履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履青舄總純素縹

白履緇舄總純爵弁纁履黑舄總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  
 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  
 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禕衣之舄也  
 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履耳句當作約聲之誤也約總純者  
 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舄雜互言之明舄履衆多反覆以見之凡  
 舄之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后玄舄之飾青  
 紉者王白舄之飾言纁必有紉純言紉亦有纁純三者相將王及  
 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履之飾如繡次也黃履白飾  
 白履黑飾黑履青飾紉謂之均著舄履之頭以為行戒總縫中紉  
 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  
 履黑舄總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纁也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  
 言葛屨明有用皮時○著丁庶反一知略反與音餘約音劬有純  
 章允反下同緣悅面反礫音歷衣翟於既反○疏曰云掌王及后  
 之履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道師與弁師男子婦  
 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屨舄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  
 掌之也云為赤舄以下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為也赤舄者男子冕  
 服婦人闕翟之舄也黑舄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舄赤纁已下云  
 纁云句者欲言纁約以表見其舄耳赤纁者是天子諸侯黑舄之  
 飾黃纁者與婦人為玄舄之飾也青舄者與王及諸侯為白舄之  
 飾凡履舄皆有約總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履舄故  
 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履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舄以  
 下夏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履下者欲見素履用葛  
 與皮故也又曰云履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履各有履也者履舄  
 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履下曰舄禪下曰履者下謂底

復重底重底者名曰烏禪底者名曰屨也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  
 云古人言屨以通於禪者謂漢時為今世但漢時名復下者為屨并通得  
 言屨以通於禪者謂漢時為今世但漢時名復下者為屨并通得  
 下禪之屨故云俗易語反與云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解之故云與  
 以疑之也烏屨有絢有純者飾也者言總是以牙底相接之縫  
 綴條於其中言絢謂履頭以條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經不云純  
 者文略也鄭司農云赤總黃總以赤黃之絲為下緣者此即赤  
 相接之縫也引十喪禮者證總為下緣云皆總緇純者葛屨皮屨  
 皆有總也緇純純用緇則總亦用緇色也立謂凡屨烏各象其  
 裳之色者屨烏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制烏屨與裳色同也引士  
 冠禮者證屨同裳色云玄端黑屨者凡玄端有上士玄裳中士黃  
 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據裳為正也云青絢總純者屨飾從緇  
 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屨也云緇絢總純  
 者亦飾從緇次也云爵弁纁屨黑絢總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緇  
 次言是也者是屨從裳色之義也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  
 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烏有三等者謂赤烏黑烏白烏也云赤  
 烏為上冕服之烏者也經先言赤烏是烏中之上是六冕之烏也  
 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玄袞者冕服皆玄上纁而下而畫以袞龍云  
 赤烏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烏亦烏  
 為上也云下有白烏黑烏者白烏配韋弁皮弁黑烏配冠弁服案  
 同服注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韋之赤色  
 韋為之今以白烏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  
 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烏配之冠弁

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  
 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屨也白屨即與皮弁素積  
 白屨同今以黑烏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  
 玄冠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  
 藻云鞞君朱大夫素上爵韋是鞞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  
 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烏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  
 服同赤烏若與韋弁皮弁同白則黑烏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為  
 正而黑烏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  
 祭服有烏者以王烏有三后烏不得過王故知后烏亦三等但冕  
 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烏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  
 翟以三等之烏配之云玄烏為上禕衣之烏也下有青烏赤烏者  
 玄烏配禕衣則青烏配搖翟赤烏配闕翟可知云鞞衣以下皆屨  
 耳者六服三翟既以三烏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烏  
 故知鞞衣以下皆屨也云向當為絢知者以此屨烏無取句之義  
 案士冠禮皆云絢故知當為絢云絢總純同色者案士冠禮三冠  
 絢總純各自同色故也云今云赤總黃總青絢雜互言之明烏屨  
 衆多反覆以見之者以其男子有三等屨烏婦人六等屨烏若具  
 言其屨烏於文煩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云凡烏之飾如緇之  
 次者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黑絢總純白黑北方為緇次爵弁纁  
 屨黑絢總純黑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緇次也以此而  
 言則知凡烏皆不與屨同而為緇次可知云赤總者王黑烏之飾  
 者以其烏飾從緇之次亦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黑對方無青屨取  
 赤為總知是王黑烏之飾也云黃總者王后玄烏之飾也王公夫人得服  
 玄與地黃相對為緇次故知是王后玄烏之飾也王公夫人得服

緯衣者亦得玄鳥也云青紉者王白鳥之飾者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祿衣黑履為飾但據鳥尊者而言王亦與諸侯白鳥為飾也云言總必有紉純言紉亦有總純三者相對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紉總純故知三者相對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青鳥白飾者以鳥皆對方以纁次為飾故義然也云凡履之飾如纁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纁黑紉總純之等而知也云黃纁白飾白纁黑飾黑纁青飾者此據婦人之纁鞠衣已下之纁故有黃纁黑纁也以纁從纁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紉謂之拘著於鳥履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紉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纁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鳥耳者服冕謂后以下婦人也云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下經注散履與此素履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此素履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履不云總純故知去飾無紉總純也云言葛履明有用皮時者士冠禮云夏葛履冬皮履此經云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散素但反○命夫之命履纁履命婦之命履黑履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為功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履亦謂去飾○疏曰上明王及后等尊者鳥履訖此明臣妻及婦已下之履也言外內命夫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鄭彼注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彼注外命男則此外命夫若然此外命夫其妻為外命婦鄭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

是九嬪以下也又曰云命夫之命履者以其經不云鳥唯云履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鳥無命履故知命履中唯有履而已士之命履爵弁則纁履故云命履纁履而已云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鳥皆白鞠衣以下故云黃履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履士妻與女御皆祿衣黑履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履次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鳥為命鳥以下仍有韋弁白履冠弁黑履故云次命履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履次命鳥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為命履功履之中有禮衣白履祿衣黑履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履為功履者以其皆以禮衣白履為命履其功履唯祿衣黑履也云女御士妻命履而已者以二者唯祿衣黑履為命履而已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履故云再命受服者也云散履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鳥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鳥冠弁服黑衣裳而黑鳥冠弁玄端禕衣玄鳥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鳥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鳥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鳥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鳥皆同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也。祭祀而有素履散屨者唯大祥時。此經四時祭祀摠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履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者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履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約吉履無繒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天子玉藻十有

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疏曰：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又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

延之與板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文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案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為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袞者，案司服作袞字故云或作袞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鞞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

南門之外。朝直遙反。○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選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疏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崇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案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朝月，孔氏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路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

長豐經傳月拜貢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

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遠繼門而言之也○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

同○疏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

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

云周公白牡魯公駢犴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天子

下亦玄冕○詳見宗廟聽朔條○玉藻○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巴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弁而祭於已唯孤爾○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私祭服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緇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弁而祭於已者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緇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緇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緇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也又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

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知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迎魚敬反○緣類欲許之

服爾非常也○疏曰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為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已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又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禮不可故尊云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

須依其班序○雜記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編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疏曰古報反○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巳夏而收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編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率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也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編僭采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年亡侯反追丁雷反○疏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一

十一

羽五采也。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虞此云夏殷未聞者。以阜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同。冠未聞。然否。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縞之。夫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縞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縞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縞布素裳。縞則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年。追章甫。委貌也者。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年。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織內。諸侯以縞衣。燕。織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頌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

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哱。夏收。鄭云。弁名出於繫繫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哱名出於撫撫。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音弗。○韞。同未聞。○王制。○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交辭。朱紱。大夫山。士韞。韞。韞。而巳。○韞。莫拜反。○疏曰。易。困。卦。九二。下卿大夫。山。士。韞。韞。而巳者。案士冠禮。士。韞。韞。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也。吉服者。祭服。龍。○明堂位。○疏曰。正歲。稽。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也。則禮行而教成。○疏曰。正歲。稽。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又。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酬。黨。祭。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衰。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主。集。為。之。者。雖。王。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

民不自課故知此長  
主集為之○地官

右祭服○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

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昕計斤反種章勇反戾力計反食音嗣○大

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

性惡濕○脆七歲反惡鳥路反○疏曰此一節廣明季子報

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

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

初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仍

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傳云雉有三尺雉字者誤

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為

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宮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

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摠舉天子

諸侯此特舉諸侯五言之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

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以食之者歲既

辰乾也凌早采桑必帶露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歲既

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

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單音丹繭古典

暉○歲單謂三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

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

繭之世婦○疏曰歲既單矣者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

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

所以為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遂副禕而受之者既擬于君

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

禮之接獻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音律又所律反

繭之世婦及良日夫人練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練

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練每淹大摠而手振

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純側其反

冕服也五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

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祭統○疏見祭義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忽衡緼音溫

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

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饋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

禮記卷二十八

十七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韎莫拜反又音妹黝幼糾反○疏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韎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韎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緇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緇祭服稱韎是異其名韎皆言為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韎者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韎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朱色淺則亦名赤韎也則大夫赤韎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韎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云韎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案此云一命緇紱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韎此編韎則當彼韎韎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韎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韎韎聲也茅蒐則舊草也以蓍染之其色淺亦則緇為赤黃之間色子男大夫但名緇韎不得為韎韎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蔥者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蔥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周弁殷皐夏收反林作伯之卿絺冕皆赤韎○王藻○疏曰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郊特牲○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歆之家而主猶

**績** 言家有寵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 其母曰王后

**親織玄紼** 說云紼冠之垂前後者昭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紼

**紼** 既織紼又加之以紼也冕曰紼紼纓之卿之內子為大

**帶** 無紼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紼冕上之覆也命婦成祭服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  
**致為上** 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工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刻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長丁丈反刻工姓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當丁浪反○功信知其不功致

而器不堅也○疏曰於是之時冬閉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度程者謂攷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無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又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器祭器尊云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月令○典瑞大祭祀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月令

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疏曰大祭祀兼有天禮之處也又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也○杜子春云

○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

菹讀為鉏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也書或為菹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和飽茅裏肉也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需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人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苴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束縮○藉慈夜反祖飽上音緘又音下音苞又音彈几東席上束縮○于偽反○疏曰子春所解及讀字唯解匱器名

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即引中需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凡是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者菹所以盛菹也云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苴苴茅長五寸實於筐饌于西坵上者刳切也切之長五寸又束之西坵者堂西南隅謂之坵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升取苴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束縮者士虞禮設席於几東禮神東面右凡放設于几東席上束縮縮縱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束縮引之者見直是藉祭之物○同上○掌

蠶祭祀共蠶器之屬

蠶器以蠶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疏曰經直云蠶器之屬鄭摠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蠶飾之知義然者案此注引左傳云石尚來歸蠶公羊以為宜社之肉以蠶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蠶是社祭之器為蠶也夫行人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

之為賑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蠶灰飾之事也○地官○凌人祭祀共冰鑑謂去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又曰冰若有鑑則冰不銷釋食得停久故鄭云不鑑往嫌使停膳羞○疏曰此云祭祀者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天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教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鄉師正歲稽

者甲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豆、鬯、鼎、俎之屬。問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檠、素、俎、楛、豆、鞬、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卿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問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問有故而不成。○楛、苦、蒔、反、鞬、九、勇、反、楛、音、福、又、音、適。○疏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摠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問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問。問，齊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為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又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酬祭、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甲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甲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甲服，其庶人甲服無過素冠與。

深衣而已云。比長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此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簋、豆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况義耳。云喪器夷、盤引之。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况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楛、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楛、豆、兩籩。無籩，此不言籩。無籩者，文略也。云鞬、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鞬、軸，以載柩。此庶人無鞬、軸引之者，亦以况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鞬、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况義，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問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張弓，挾乘矢，楛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於楛，以八算置於中。上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侯、乏等。云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于序。學要在黨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即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問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族黨周所當共者也。故云吉器若問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

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此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乏於財物關於禮儀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地官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謂有地也○疏曰皇氏云此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王制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  
竟音境○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疏曰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親已後還○疏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又曰寓寄也與得用者寄親已後還者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常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

**○雖貧不粥**  
使毀敗糞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曲禮下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官室不斬於丘木**

謂朝聘待賓客祭故不敢用燕器也

**○君子敬則用祭器**

謂朝聘待賓客祭故不敢用燕器也

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

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表記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此皆不欲入變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疏曰若不焚埋之或用之為龜策

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埋之並為鬼神之用雖敝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曲禮上

**右祭器○記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簠器為後**

尚反一如字○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疏曰此一節總論大夫所造祭器在簠器所寄之事

依文辭之凡家造為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為先

者崇敬祖禘故先犧賦賦為次者謂侯大夫少牢此言禮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為次者謂侯大夫少牢此言禮

器為後者簠器供饗人之飲食器也自簠為次宜後也

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簠器居室大夫言犧賦簠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據得造祭器無田稼者則為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為是



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祭服者謂之祭服也

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若大夫士有田祿者祭器

皆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其若諸侯大夫非四

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記云大夫祭器皆不設非四

命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據此以禮記天子大夫得造不

得具非也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者若田祿雖得造祭器而

為祭服後為祭器耳所以然者禮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

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

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無學之在從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氏當因山而不得因虞氏夏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重也虞氏以龍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是頭其時後用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又曰引周禮春祠夏輪以下司事與職之文云春祠夏輪用雞羹鳥羹者雞羹盛明水鳥羹盛酒也秋嘗冬烝禘用黍羹黃羹者黍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雨羹者以下云朝踐用雨饗每飯用雨象等饗羹不可即為二時故知雨饗祇當一節皇氏既氏並云春用雞羹夏用鳥羹秋用羊羹冬用黃羹春屬雞夏屬鳥秋屬黍冬屬黍實論也種曰稼穡曰穡秋時不得稱黍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黃羹也下追享朝享用虎羹雖祭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雖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一皆數兩羹得為十八十六若每時用有虞氏唯有一羹祇十七十五是知皇氏等之說其義非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敦音對又都雷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璉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皆

**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

**以房俎** 梳若管反巖音衛反棋俱音甫反○梳巖木為四房之言也巖之言巖也謂中足為橫鉅之象周禮謂之距巖之言也巖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以於堂房巖頌曰饗豆大房○斷丁亂反丁管反巖俱衛反橫古曠反又音光又華音反枳古氏反撓音擾跗方于反○疏曰知梳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橫距之象者以巖謂足以橫巖故鄭讀巖為巖謂足橫距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巖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是也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者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故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東殷俎似之數云曲撓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以於堂房者案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枳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一枳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制難識不可委知南北諸儒亦無

**夏后氏以楬豆殷**

**玉豆周獻豆** 楊若瞻反若八反獻素何反○楬無異物之飾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為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

**玉豆周獻豆** 楊若瞻反若八反獻素何反○楬無異物之飾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為此意未知是否

**於市** 粥音育○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積也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

**於市** 粥音育○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積也

制○王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擊鼓以名之文王世子曰夫

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序宮中之事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則帥其屬而

設筭簾設筭簾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杜子春云筭讀為博選之選鄭知此設筭簾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案視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筭簾明是視瞭縣之可知子春云筭讀為博選之選者此當俗讀當時語者有博選之言故讀從之也○同上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

作動物

說音悅○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響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彪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山柷敔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以辨九德六律以辨九德六同以辨九德五聲以辨九德八音以辨九德六舞以辨九德

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  
 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  
 或知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樂不一時俱為待一代訖及更為故  
 云編作也云以冬至日作之至物彪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人鬼  
 於祖廟致物彪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  
 禘正祭天而引彼天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且  
 所祭小神用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  
 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  
 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為異也云動物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  
 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言動物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  
 之也虞書者案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夏樂也  
 擊擊鳴球已卜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所  
 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  
 云虞賓在位者謂舜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  
 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  
 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祝致者合樂用祝祝狀如  
 漆箱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致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  
 止樂云笙鏞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  
 名樂為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  
 謂之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云鳥獸踳踳  
 者謂飛鳥走獸踳踳然而舞也云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者韶舜舞  
 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  
 曰凰來儀止東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  
 四靈之屬四靈則鳳凰是其一此六變後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

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為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乎  
 云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  
 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  
 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禘大  
 祭伊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尚書唯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  
 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  
 即此經邦國也鳥獸鳳凰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  
 諧萬民以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說遠人也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目上摠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  
 卑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祀天者欲見不問尊卑  
 事起無常故倒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  
 文以見義也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  
 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為  
 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  
 郊尊之也孝經記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正音征○疏曰此  
 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  
 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  
 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絳絳於是不據偏歌毛詩之  
 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毛詩也  
 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綿亦此類也又曰云  
 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  
 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為均

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  
 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  
 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  
 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如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  
 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是也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  
 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  
 陰陽各自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  
 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  
 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案下  
 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  
 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禮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  
 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  
 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  
 下在禋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  
 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  
 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北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  
 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季經說  
 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  
 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人  
 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本○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  
 謂神州之神及社稷○疏曰地祇卑於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  
 二及咸池也又曰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初  
 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簇之九二是陽聲之初  
 二也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辰應鍾亥之氣也十月  
 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  
 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  
 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崑崙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  
 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  
 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季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  
 故也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  
 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  
 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  
 日月星與五帝同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  
 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竇本又作瀆音獨與音餘○疏曰四望又  
 舉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太磬也又曰云姑洗陽聲第三  
 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  
 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  
 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  
 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故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  
 五嶽四鎮四竇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  
 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  
 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

本容司守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  
 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  
 蕤人誰反○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  
 川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  
 第也云函鍾為之合者蕤賓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  
 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是函鍾為之合也云函鍾  
 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  
 妣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祀后稷為  
 始祖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中音  
 仲亦如字妣本亦作配○疏曰案祭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  
 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  
 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  
 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  
 是陽聲之第五也云小呂為之合者以其小呂已之氣也四月建  
 焉而神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  
 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  
 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  
 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  
 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  
 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則姜嫄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  
 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  
 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朔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

周之先母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常先尊其母故云  
 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祀者凡祭以其  
 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祀  
 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  
 祭之云謂之闕宮闕神之者案闕宮詩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毛  
 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  
 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闕宮據其神則曰  
 闕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  
 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  
 先祖生時曾事之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夾  
 故樂用前代無嫌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古洽反○  
 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闕鍾先祖謂先王先公  
 ○疏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生無射之上九  
 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  
 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  
 云夾鍾一名闕鍾者下文云闕鍾為宮是一闕鍾也云先祖謂  
 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  
 則先王先公樂同故合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為籥杜子春云籥  
 讀為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疏曰云六者言其均也謂若黃  
 鍾為宮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為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以  
 為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均始云皆待五聲以

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為六者各據為首與下四聲為均故云皆待  
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  
義也子春云播為后稷播百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播百穀是后稷之事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

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夫蜡索鬼神而致

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

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

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運墳衍孔竅則

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

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云何

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鱗不滄鳳以為畜故

鳥不喬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夫○易以豉反

分扶問反知音智畜許又反鮪于軌反滄音審喬休律反狘休越

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言可感者

而書云九變而致不同者足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

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

者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

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五穀成於神功故蜡祭

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摠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

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此經

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太簇云

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

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

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摠釋

地祇與動之神來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

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

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其川澤一變致之是

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運

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今物在毛物後由是走

運竅小故也云是其舒疾之分者謂就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上先

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祗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云滄之言閃言魚鱗不閃閃畏人也猶飛走之貌二者皆據魚鱗不滄不閃言更言魚鱗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辰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卑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祗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爲匹謂止東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

**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靈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園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

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祿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園丘以響配之謂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兩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  
 誤○疏曰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列之在下  
 文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并  
 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與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  
 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  
 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  
 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  
 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  
 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  
 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焉此約周  
 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  
 以崇其餘大護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  
 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  
 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  
 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  
 取二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  
 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日萬物秀實之時也言圜丘  
 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圍者象天圜既取土之自  
 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  
 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  
 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丘方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  
 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禘祭也但殷人祗於

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為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  
 之祖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  
 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  
 後代為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主以九德為政之  
 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  
 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  
 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  
 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其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  
 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者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  
 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變也又曰云此三者  
 皆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  
 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  
 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者  
 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等云祀大神祇及大享  
 亦一也三者恒相將故鄭據此三者之神也云先奏是樂以致其  
 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  
 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祿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  
 玉據天地而祿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祿又玉人  
 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祿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大傳曰  
 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  
 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圜丘禘以魯配故引祭法禘  
 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魯配故引祭法禘禘而

郊禋為證云圖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  
 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為  
 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  
 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火辰北辰亦為大辰夾鍾  
 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圖鍾為天之宮云  
 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  
 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  
 與鬼之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與鬼之南是其與鬼外也天社坤  
 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以其  
 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為宗廟者案星  
 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云以黃鍾為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  
 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為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  
 為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麤細須品或先生後用或後生  
 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  
 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  
 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  
 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白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  
 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  
 鍾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  
 鍾上生大簇大簇為徵也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  
 呂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簇  
 大簇為角大簇下生南呂南呂為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為  
 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為  
 地宮又避之不取也林鍾上生大簇大簇為徵後生先用也

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  
 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地宮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  
 呂大呂為角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  
 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  
 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  
 所合但入於天尊卑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  
 避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取知之不取者為  
 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避之也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  
 角清者為徵羽者此摠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若地  
 宮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大呂  
 為角後生先用大簇為徵先生後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  
 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也云此樂無商  
 者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  
 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  
 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  
 鼓靈鼗皆四面路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之鼓路鼗  
 不合與晉鼓等同兩面故後鄭不從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云云  
 此文七年趙宣子曰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禹謨之  
 言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也玄謂雷鼓已下八  
 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鼗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宗廟

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為四面祭地尊於宗廟故知更加兩面  
 為六面祭天又尊於祭地知更加兩面為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  
 云孤竹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桐云孫竹竹枝根之未生者案詩  
 毛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未生者云  
 陰竹生於山北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  
 北者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  
 和與空桑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凡樂事  
 當有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先鄭故破從大韶也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凡樂事言凡語廣則不徒大祭祀而已  
 直言大祭祀者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  
 中有天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  
 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

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  
 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  
 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爛肉與體其太豕  
 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  
 又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  
 詩與樂為篇章故云樂章名也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  
 使國之子弟為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遞  
 代而去故選常用者帥以往為舞之處也

祀奏燕樂

以鍾鼓奏之○疏曰知以鍾鼓奏之者以其鍾師奏凡  
 夏用鍾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鍾鼓奏之可知也○同上

○罇師掌金奏之鼓

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罇也然則擊罇者亦  
 擊金奏之鼓耳又曰知金奏之鼓是主擊晉鼓者鼓人職云以晉  
 鼓鼓金奏故知之也金奏謂奏金金即鍾罇鍾罇以金為之故言  
 金云然則擊罇者亦視瞭者案視瞭云樂作擊編鍾不言罇凡祭  
 罇與鍾同類大小異耳既擊罇明亦擊罇故云亦視瞭也

祀鼓其金奏之樂

疏曰金奏之樂者即八音是○笙師凡祭祀共  
 也亦以晉鼓之樂者即八音是○笙師凡祭祀共

其鍾笙之樂

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曰鄭為此解者以○磬  
 其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知義然也○同上○磬

師教縵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杜子春讀縵為怠慢之慢玄謂  
 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疏曰子春讀縵為慢後鄭  
 不從之玄謂縵讀為縵錦之縵者時有縵錦之言依俗讀之也云  
 謂雜聲之和樂者也謂雜弄調和引學記為證案彼鄭注云縵  
 縵雜弄即今之調辭曲若不學調則不能安意於弦也○同上

大師大祭祀帥馨登歌令奏擊拊

擊拊馨乃歌也故書拊為付鄭  
 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  
 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  
 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鞣○疏曰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  
 一事言帥馨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  
 帥取馨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

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擊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擊拊擊乃歌也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桴及擊應鼗之類彼桴鼗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立謂拊形如鼓以鞀為之著之以鞀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桴音裝之以鞀今書傳無者在三逸中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 桴音下管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桴桴讀為道引之引玄謂鼓桴猶言擊桴詩云應桴縣鼓○引之引並音胤○疏曰凡樂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出聲曰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鼓桴者奏即播亦一也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桴導之也又曰鄭云鼓桴管乃作也者亦如上注擊拊擊乃歌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者以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若然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氣也者此後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堂上對匏竹在下歌用貴人為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間也後鄭云鼓桴猶言擊桴者此上下文拊與鼓皆言擊則此鼓謂出聲亦擊之類也詩云應桴縣鼓周頌有擊篇也

**○同**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 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曰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桴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鼗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

引先鄭拊為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與擊同後鄭不從今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下管擊應鼓** 應鼗也應與桴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反○疏曰鄭知應是應鼗及有朔擊者案大射建鼓在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鼗彼又云建鼓在於西階之西朔鼗在其北是知有朔擊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鼗在其東朔擊在其北擊者皆在入右鄭彼注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既便其事是擊皆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桴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桴凡言應者應朔擊祀既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徹歌** 於有司徹而歌雍○疏曰鄭知徹祭器歌詩者見論語聞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桴** 如大師鄭司農云○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疏曰此小事鄭云小祭祀之事謂王立冕所祭則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祀不與舞是也

**凡樂成則告備** 成謂所奏二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與舞是也

**凡樂成則告備** 成謂所奏二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疏曰云成謂所奏一竟者竟則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為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與君此天

子祭禮亦大師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詔來瞽臯舞

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事節相當故引為證也

鄭司農云瞽當為臯臯當為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

俱來也臯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勑爾鼓率爾眾工奏爾

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瞭音了○疏曰到讀之文詔瞽來謂

詔告視瞭扶瞽人來入升堂作樂也臯舞者謂號呼國子舞者使

當舞又曰先鄭破瞽為鼓後鄭從字或為瞽於義是但文不足後

鄭增之耳云或曰來勑已下但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眾工

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

玄謂詔來瞽者以來為入按大視云來瞽令臯舞注云來嗶者皆

謂呼之入彼來為呼之者以彼來上無詔字故以來為事故於下

摠結之鄭知令相視瞭扶工者見儀禮扶工者皆稱相以其瞽

人無目而稱工故云令視瞭扶工也先鄭引論語者亦見相是扶

工也○(○)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 祀鼓之者恒為之節○疏曰祭

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使 ○司干掌舞器

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之節○同上 ○司干掌舞器

羽籥之屬○疏曰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

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為職

首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而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

授舞器則所授者授干與羽籥也案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及

故士戈盾授舞者兵鄭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

小舞干 戈刑也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既已也受取 ○司

兵祭祀授舞者兵 授以朱干玉戚之屬○疏曰鄭知此兵是朱干

朱干玉戚又案下司戈盾云祭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云謂

祀授旅賁呼之義與此無異也 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

工之什○疏曰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徹祭器之時樂師

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

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

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又曰鄭云學士國子也者此

學士即下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

國子即諸子是也玄謂徹者歌雍者見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

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若然要有辟公助祭

并天子之容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器是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

雍故知此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從清

廟已下皆周頌但此雍在臣工之什內云 令相 相息亮反注同○

之什者謂聚十篇為一卷故云之什也 農云告當相瞽師言當罷也

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 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

與○見○見○遍反與音餘○疏曰此令相之文在祭祀歌徹之下者

欲見大小祭祀皆有令相之文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

授兵據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

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夏官 義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八 三十五

而頌之 分與受用 ○疏曰分與 受用者下文祭祀是也 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

兵亦如之 亦頌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

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案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受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為儀衛故不執戈盾知受如杖者廬

人所為不見有亦故知如杖知尋有四尺者車有六等云父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也 ○夏官

散樂舞夷樂 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

舞夷樂者旄人教夷樂而不掌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旄人加以教散樂鞀鞀氏不掌之也又曰云散樂野

人為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為散故以為野人為樂善者也云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

為說也云夷樂四夷之樂者即孝經緯云東夷之樂曰舞南方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舞東方之樂曰舞北方之樂曰舞西方之

此經有舞下鞀鞀氏云掌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疏曰云凡四

東夷之樂曰舞是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也 ○舞師掌教

舞師掌教 舞師掌教

兵舞帥而山川之祭祀教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也早暵之事謂雩也暵熟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聖

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絃 ○暵呼但反聖音皇 ○疏

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帥選帥領往

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旄舞亦

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祭祀

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此教野人故

無旄舞人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絃舞用五色絃用物雖異皆有

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絃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

四方連百物則四方即四望也云早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謂

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故知早暵謂雩祭也云暵熟氣

也者以其早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為形以暵為聲省故知暵

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故鄭以此皇為屬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

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聖或為義者

禮本不同故或為聖或為義皆不從之矣云書或為聖或為義者

亦如絃者鍾氏祭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

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王立

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闕耳猶作也○疏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較舞又案司

服云羣小祀則立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

則小祭祀有兵舞較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立冕若外禘

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地官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鞀南方曰任

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

者主於舞○任音壬○疏曰四夷樂名出於舜經鞀鉶命決故彼

云東夷之樂曰鞀持鞀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楛助時藏皆於四門

之外右辟是也案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任又

案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者東夷樂有

二名亦名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

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者案白

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者所以均中國不制禮恐夷

人不能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誰謂舞使國之人也云與其聲歌

則云樂者主於舞者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

樂主於舞可知也案月令仲春云命樂正入學習樂注云歌與八

音知非舞以其下季春云大合樂明所祭祀則儼而歌之吹之以

合多故知非直舞而有歌與八音也管籥為

之聲○疏曰知吹之以管籥為之聲者以其歌者在生管籥在下

既言吹之用氣明據管籥為之聲可知是以笙師教吹籥管之等

管子  
卷之二十一  
樂

